

第三帝国

THE THIRD REICH

征服者的铁蹄

时代生活丛书



征服者的铁蹄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兆丰 凡玲 译

海南出版社

The Third Reich: Conquest of the Balkans

Copyright © 1990 by Time Life Books.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0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0-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服者的铁路 / (美) 时代生活编辑部 著;

兆丰 凡玲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6

书名原文: Conquest of the Balkans

ISBN 7-5443-0142-7

I 征... II. ①美 ... ②兆... ③凡... III. 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K51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157 号

征服者的铁路

作者: (美) 时代生活编辑部

译者: 兆丰 凡玲

责任编辑: 刘德军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百花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7-5443-0142-7/K · 13

定价: 25.00 元

征服者的铁蹄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兆丰 凡玲 译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1. 笼罩欧洲的阴影	7
2. 合作者的劣迹	51
3. 抵抗的脉搏	95
4. 熬过艰难的岁月	147

附 文

为第三帝国工作的法国人	42
为第三帝国卖命的外籍军团	85
丹麦人的傲慢	134
挪威被烧焦的土地	180
最艰难的冬天	190

致读者

首先应当承认，本书的策划并非出自我本人的想法。

事实上，当一小批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的编辑和作者开始极力主张推出这样一个系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有关第三帝国的话题难道还能有什么新意吗？”

可是，当前往柏林、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采访人员逐步发回他们的稿件——私人珍藏的回忆录和相册堆满了我的办公桌——目击者的记录和官方秘藏的文件被一一发掘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的疑问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答案。

我们正在接近一项重大的成果：对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的一个全新的认识——从第三帝国的内部来解剖它。

本系列共有21集。每一集都向您展示了第一手的私人记录，从未发表过的照片，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新解密的官方档案。它们恰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型画卷，将读者带回那腥风血雨的黑暗时代，您仿佛置身于喧嚣狂热的柏林，遍地瓦砾的华沙，燃烧的斯大林格勒，沙尘滚滚的北非，令人不寒而栗的集中营，还有党卫队的秘密会议，希特勒的办公室，他的书房、卧室，甚至对他的思想动态的把握。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中心主题，整个系列连起来则构成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细致的“第三帝国史”。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让真实的历史说话。

时代—生活图书公司主编：



征服者的铁蹄

铁蹄下的人民

战争中，与敌人合作意味着背叛，但保罗·萨特却这样描述了战时的两难处境：“不与我们的敌人同流合污，我们就寸步难行，没有饭吃，甚至没法呼吸。我们的血管里连一滴血都没有，但是他们有。整个国家既抵抗又合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可疑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一种微妙的毒药连我们最好的行为都腐蚀了。”



笼罩欧洲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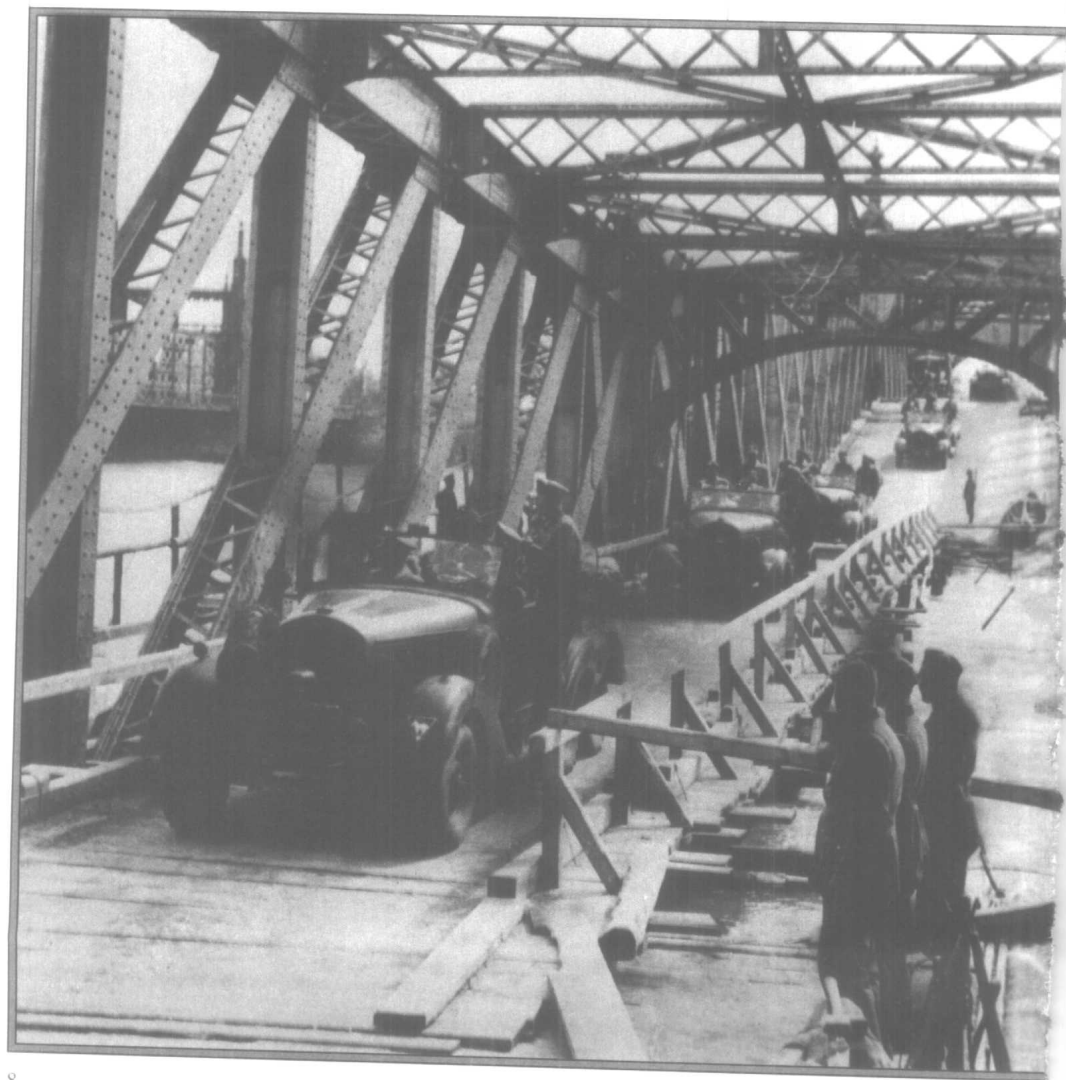
1940年春天，当纳粹国防军侵占西欧的时候，在德国国内有兴趣观望的莫过于那些等着从这些新的征服中受益的人。侵略国的企业巨头们不耐烦地等着枪声停下来好去抢占战败国的战利品。一位名叫阿图尔·鲁曼的巴伐利亚艺术商人后来回忆起在出产煤炭与钢铁的鲁尔河谷地的商业中心杜塞尔多夫不公开的饮食俱乐部，与几位著名的实业家共进午餐的情景。那是5月18日星期六下午2点，商人们暂停就餐，收听最新的战况广播。

德国部队已经打败了毫无准备的小国荷兰。就在此时，就餐者听到伦德斯泰特将军率领的A集团军的装甲车已经跨过法国北部2/3的地方，直奔英吉利海峡；博克将军率领的B集团军已经抵达登德尔河，跨过了半个比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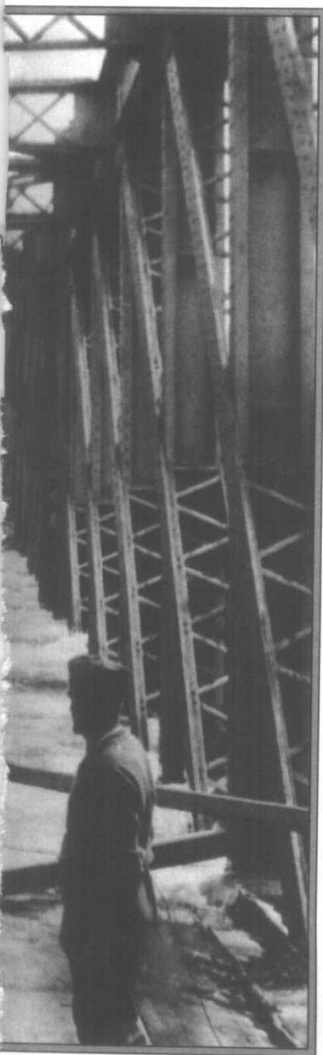
餐桌上有一个人拿出一张荷兰地图，当无线电播音员念到一个地方的名字时，所有在场者的眼睛就在地图上扫来扫去以确定德国已经占领的荷兰领土。“缪勒在这儿，”一个人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说。“他是你的了。”另一个人说，“施密特在这儿。他有两个工厂，我们将逮捕他。”其中的一个就餐者是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一位著名军火商的后裔，他对另一个人说：“工厂是你的了。”当其他人继续查看地图时，一位企业巨头给他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要申请特别护照，这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去亲眼看一看了。

荷兰刚一投降，这些企业家们就已经开始分脏了。当然不只是他们这些人。在整个第三帝国，有许许多多满怀期待的德国人，其中有军人、公务官员和私营企业家，都准备踏上新征服的土地。

在纳粹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右）和荷兰帝国专员塞斯-因夸特的陪同下，荷兰“影子元首”安东·米塞特观看了1942年在荷兰举行的亲德集会。在荷兰占领政府的伪统治者米塞特看来，希特勒是“欧洲的解放者”。



1940年纳粹国防军攻克法国之后，希特勒的摩托化部队驶过莱茵河大桥进入阿尔萨斯。面带胜利的喜悦，希特勒视察了马奇诺防线上被摧毁的工事，并频频停下来祝贺他打了胜仗的军队。



早在4个月前，在征服了波兰之后的所谓对峙战中，赫尔曼·戈林作为第三帝国“四年计划”的首脑已经规划出了希特勒的西欧经济政策。“元首坚信通过在西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成功地在1940年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戈林告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军事经济与装备部主任乔治·托马斯将军说。然后戈林提到了希特勒希望从被占国攫取的资源：“决定在1940年尽最大可能地利用一切，在今后的岁月里再利用他们的原材料资源，代价由他们付。”

托马斯作了必要的准备，组建了军事经济参谋部和战斗队，陪同入侵部队搜寻、分类和夺取非常重要的货物。他们奉命“一火车一火车地”把货物运回德国国内，或没收被占区内的成品生产工厂。

军事经济参谋部和战斗队在装满火车方面一点困难也没有。从4月9日丹麦崩溃到6月22日法国沦陷两次闪电战前后不足11周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6个国家。这些国家(分别是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和法国)有诱人的农业和工业资源，总人口约6600万。这些人是世界上受教育水平最好的，技术最熟练的，也是生产能力最高的。

在此后的5年里，德国人疯狂掠夺被占国的财富和资源，并奴役它们的人民。被占领土上的许多人奋起抵抗德国人的枷锁，其他人则与侵略者勾结与合作，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一如既往地过他们的日子，最大限度地忍受着苦难。这样做并不容易。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被迫离乡背井，被送到德国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往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在被占领国国内，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德国人的存在更加使人感到压抑，人们的财产被大量夺走。到了战争后期，盟军的进攻把西欧变成了一个战

场，许多人到了无以果腹的地步，更多的人无家可归，在希特勒的野心造成的废墟中，所有的人面对的都是危机四伏的未来。

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做好管理战败国的准备。在纳粹关于建立新秩序的所有舆论当中，他并没有想过西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大部分舆论集中在从德国领土上把犹太人驱逐出去以便“净化”第三帝国，以及从东欧“劣等种族”斯拉夫人手中夺取新的生活空间。他没有决定清理哪一个地区奴役哪一个地区，也没决定通过日耳曼化先吸收哪些民族。1940年，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承认，“如果今天有人问在我们的想像当中新欧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说我们不知道。”

与进攻波兰或最终入侵苏联不一样，希特勒的西部进军是因为战略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所驱使的。他决定进攻挪威，保护他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从中立国瑞典运到德国，防止英国海军扼制他在波罗的海的舰队。丹麦是通往挪威的跳板。他进攻德国长期的宿敌法国，目的是在为了确保日耳曼民族的永久安全。而且在实施东进的计划当中能够维护至关重要的鲁尔区，保护他的后方。卢森堡和比利时分布在进军法国的路线两旁。作为进攻法国的一部分，他占领了荷兰；如果英国拒绝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战争，他将把荷兰作为进攻英国的空军和潜艇基地。至于西欧的其他部分，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应该是友好的；葡萄牙和瑞士并不能提供战略上的好处，它们像瑞典一样，保持中立。

希特勒就像确定他的军事战略那样随意地治理他在西部的新帝国的国土。没有统一的政策，虽然每个被占领国的最高统帅都有同样的任务：安抚国民，动员本国经济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提供尽可能多的食物和物资。希特勒尽可

能依靠当地政府进行日常管理，他安排每个国家的管理形式，军事管理或文官管理，直接管理或间接管理，这些管理方式都不能干预他的战争进程。

和第三帝国政府本身的杂乱无序一样，管辖权与责任重叠拼凑在一起。和德国一样，这种管理都是随意的，希特勒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防止军队、党卫队，或其他任何机构和管理部门获得足够的权力挑战他的权威。

最简单的管理形式是纳入第三帝国。虽然希特勒可能对被占领土早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只公开颁布命令合并了东比利时的3个小地方，人口不足1.5万人。奥伊彭、马尔梅迪和莫雷斯内特以前曾是德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划给了比利时。“凡尔赛(和约)要求从帝国割出去的几个区再次回到了德国的手中，”希特勒在他的装甲部队

横扫这些地区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宣布说，“从根本上说，它们始终与德国团结在一起。因此不能把它们当成被占的敌人领土，哪怕是暂时的。”

元首把这些地区划给了普鲁士的亚琛，并给所有有德国血统的居民德国公民

身份。1941年2月，他批准他们在德国国会里占有席位，“以使他们对与大德意志帝国领土的重新统一发表明白的

古斯塔夫·西蒙，德国任命的被占比利时文官政府首脑，1940年德国入侵大公国之后在他的办公桌前办公。西蒙直接向希特勒报告，受命“为德意志帝国收复前德意志帝国的卢森堡”。



观点”。

他还把与德国毗邻的3个较大地区置于特殊的文官政府管理之下，准备将它们纳入第三帝国。包括卢森堡，一个宪法规定的大公国，面积不足1000平方英里（比罗得岛略小一点），人口约30万，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面积5607平方英里，人口近200万。卢森堡与德国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德国也有久远的历史联系。17世纪，法国人将这两处地方占领了过去，1871年在法普战争中，德国人又夺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丧失。希特勒为所有地区都任命了一个地方长官。这些高层党务官员负责各自辖区内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民防活动，并直接向元首报告。

尽管卢森堡有日耳曼族的渊源，但希特勒一开始称这个小国为“敌人的领土”，将其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卢森堡持续不断的抵抗，以及夏洛特女大公及其政府部长流亡国外惹怒了希特勒。但是当主要的文职官员帮助恢复了秩序之后，希特勒才缓和了一点。他委任了科布伦茨-特里尔的地方长官古斯塔夫·西蒙，让他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开始德意志化进程。在最初发表的正式讲话中，西蒙告诉卢森堡人说他们的未来已成定局了：“第一位德国英雄士兵的坟墓开掘之日，我们就做了下面的决定：这块土地已经被赢过来了，将由日耳曼血统来维持，并将永远是日耳曼的。”他说卢森堡将被当成一个丧失了日耳曼主要特征的土地来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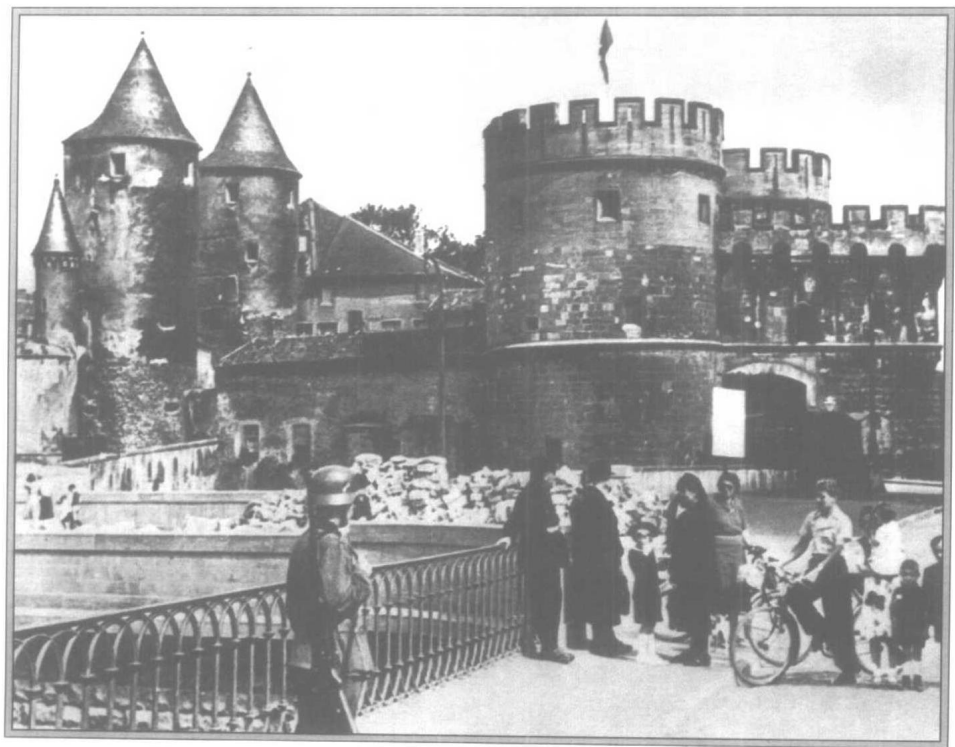
德语取代法语成了该国的官方语言。“卢森堡为自己的传统和民族语言感到自豪，不会鸚鵡学舌地讲法语。”西蒙宣布说。他亲自监督把纳粹课本引入学校，并按照德国方式重新组建了法庭，把邮局和其他公共设施并入了第三帝国的体制之内。除了纳粹党之外，他取缔了所有的政

治组织，达到了参军年龄的年轻人必须到德国服兵役。年纪较小的男子或男孩子根据不同年龄，必须参加准军事性质的帝国劳动服务或希特勒青年队。他强迫卢森堡人把名字也要德意志化，把所有地名、街道标志、建筑物名称，甚至墓碑上的铭文也要改成德文。

不久，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代表赶来协助他。对希姆莱而言，德意志化就是把外国人和混血人赶出卢森堡。作为第一步，他命令德意志种族联络办事处主任韦尔纳·洛伦茨编辑全国人口的种族清单。到1941年秋天，洛伦茨已经辨认出了7000人，他们虽然有德国血统，但是缺乏足够的民族热情。希姆莱下令把他们用船运到被占领的波兰、保护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那里他们的威胁会更小，可以接受政治训导。他让南蒂罗尔的德国人迁进来，取代那些被赶走的人。为了安置新来移民的食宿，他没收了卢森堡3000犹太人的财产。

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历史复杂，将这两个省纳粹化面临的挑战更大。希特勒一直认为俾斯麦将地区德意志化的立法努力十分无力，没有成效。他敬佩法国人在1918年之后重新强加他们的文化与风俗的方式，决心超过他们。“如果我们想把它们变成真正的德国省份，”他宣布，“我们就必须赶走那些不愿意接受自己是德国人的人。”

希特勒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纳粹老卫队里的两位可以信赖的人，接管阿尔萨斯的巴登地方长官伯特·瓦格纳曾在啤酒馆暴动中与希特勒一起游行，在兰茨贝格监狱服过刑；洛林的接管者萨尔的地方长官约瑟夫·博克尔是纳粹吞并政策专家。他曾是1935年公民投票的纳粹特命全权代表，那次公民投票重新夺回了萨尔，1938年与奥地利合并时他是帝国专员。两位地方长官以西蒙为榜样，把政府、司法系统、教育系统和地区经济都德意志化了。



瓦格纳甚至不允许农民和工人戴传统的贝蕾帽，以便让这些阿尔萨斯男人们看上去不像法国人。除此之外，瓦格纳和博克尔组织了一连串的集体流放，清除种族上和政治上不喜欢的人。瓦格纳向未被占领的法国放逐了10.5万名犹太人和亲法国的人士；博克尔准备以同样的办法再放逐10万人。

放逐在纳粹高层引起了轻微的骚动。虽然元首批准了这一行动，但是希姆莱并没有。这位党卫队头目指责瓦格纳和博克尔浪费资源，把可以改造的种族人口拱手让给了德国的宿敌，他根据他认为的适当纳粹原则重新制定了新的安置指导方针。他说从此以后瓦格纳和博克尔放逐的种族人口数量应该更小，即犹太人、吉普赛人、黑人、犯罪分子和患精神病的人，以及“血统上不属于我们的杂种”。有适当的嫡亲关系但没有适当的政治观念的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应该在德国或东欧重新安置，在那里他们会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关注。那些坚持效忠法国的

1940年七月德国占领法国东部的洛林省不久，梅斯的居民似乎并没有受到近在眼前的德国士兵和插在城市中世纪城堡上的旗帜的搅扰。但是到了2月中旬，第三帝国对该地区实施好战的德意志化引起了洛林人的强烈反对。”